

杜惠: 不老的恋歌

求真

又读杜惠。
前不久,在江苏省文联《繁荣》周讯上,读到诗人郭小川女儿郭晓惠写的追忆她老母杜惠晚年的文章,颇有感触。
杜惠这位“美女斗士”,是“少有的健康老人”。她牢记使命,勤于思考,乐观开朗;她严于律己,善待他人,88岁时,将拍卖两幅珍藏的名人字画所得近百万元,悉数捐给了汶川地震灾区;她不施粉黛而爱运动,健美自然,成了百岁孩童。她活得有品相、有尊严,让年老流光溢彩。

晚年有如此气场,想来绝非偶然。那是过往岁月的积淀,是杜惠心灵深处的自信与优雅。

记得20多年前,我曾为某文艺出版社《名家婚恋自述》一书组稿,其中有杜惠一篇题为《恋歌》的旧作。鉴于篇幅过长,且作者申明,如用“一字不删”,惜未入选。然而,细节是历史的表情、人生的写照,杜惠那篇文章写得那么细腻,那么诚挚,令我印象深刻,至今难以忘怀。

饶有兴味的是,从延河岸边,伸向当年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理论研究室的那排窑洞下,有一片革命情侣们喜欢依偎的漫坡地。不知哪位名士,从欧洲巴尔干半岛濒临的爱琴海,联想到同音汉字“爱情”,故给这片坡地取了个雅号,唤做“巴尔干半岛”。

其时,杜惠先后就读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西北公学,而在359旅工作的青年诗人郭小川,也来到这里学习。彼此一经相识,小川晚饭后便从中央研究院来到“巴尔干”,与杜惠及其学友集体散步,议国内外大事,谈理想和幻想,谈文学和诗,谈友谊,谈爱好。

诗是天籁,是情感释放的通道。小川将笔触从熟悉的乡村伸向军营,伸向更广阔的天地,并以动听的音色,给大家朗诵自己的诗作。如《草鞋》中有云:“预备号刚刚落音/我就换上我的草鞋跑步/钻进我的同志之群去。/呵,那不像是草鞋/那是鲜艳的小野花群/草鞋排成行列/行过绿色的草原/有如野花漂游在蓝澄的溪水上。/不,那好像又不是野花/那是一群彩色的小鸟/一个小鸟追逐着一个小鸟/以它英雄的姿影/炫耀给世界……”这首小诗,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人民军队的集体主义英雄气概。诗人的心灵美和诗的形象美、语言美,对偏爱诗词的杜惠来说,更具吸引力。

星期天,杜惠与郭小川往往到延河边洗衣、打水玩,有时到深水处游泳。一次,他们去延安远山的山野,见那里长着一丛丛清香扑鼻的黄色野玫瑰,十分诱人。这使杜惠怀念家乡山东一带腊梅、蕙兰等名贵的香花。她告诉小川,说自己曾有几个名字,其中两个就是冲着蕙兰的,一个叫邓蕙君,一个叫邓若兰,因为爸爸太爱蕙兰,也太爱她了。说着儿时的趣事,看着身边朴实憨厚、露出几分英武之气的“土八路”,杜惠不禁沉醉在浓情蜜意里。

女大停办之日,“巴尔干”再也无法平静了。因女大同学将分散到各机关、学校去,跟女大同学交往的小伙子,立马抓紧挑选自己心爱的姑娘。郭小川与杜惠的一位为许多男士所爱恋的女友相约,单独在“巴尔干”谈了三次心,彼此都很倾慕。然而,在几欲吐露求爱之心时,小川却改弦易辙,将丘比特之箭,无怨无悔地射向了杜惠。

何以?甬说,杜惠漂亮、聪颖,而令郭小川尤为动心的,却是她爱思索,骨子里就有那么一种“棱角”。如对大伙的发言,她善于倾听,随后爱提一点新奇的见解,或作点补充,或引起思考,或予以批驳,在坚定的革命性中,时时闪出一两点思想的火花。这每每引发小川的思路和诗情。于是,他毅然给杜惠写了封纯粹而高洁的求爱信。

这封情书,如散文诗一般优美,杜惠看了很感动。不过,她所追求的是完全平等的纯真的爱,非常尊重女性的炽热的爱。此前已拒绝过四位好同志的求爱表示,故仍不愿轻易接受并付出自己的爱。岂料,这拒绝的表示,竟使小川的心灵遭受重大创伤,陷入深深的痛苦中。他甚至想离开延安,走得远远的;如果真拒绝,他这辈子或许不再爱了。况且,他业已获准,不日即将下乡,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调查。

得此传话,加上对彼此交往的冷静回顾,以及几位女友软言细语的劝勉,杜惠灵魂深处那块高傲王国的基石摇曳了,遂以娟秀的小楷,给小川写道:

我将以最大的热情与忠诚,回报你纯真善良的心!

为了我心里短暂的平静,请四天后再来见我!

这封短笺,承载着太多心灵的春消息。郭小川获悉,几乎彻夜未眠。次日,他无法遵守“四天后”的约定,当晚即邀请杜惠,到“巴尔干”的小树林里散步。

“巴尔干”风景旖旎的四季和迷人的月夜,更让延安的生活充满激情与活力,也给情侣们留下了甜蜜的记忆。那晚,落

日的余辉渐渐躲到远山背后去了。天空中那几颗眨着眼睛的明亮的星星,远处窑洞里刚点燃的一两盏微红的灯光,仿佛都在窥探小树林里这对情侣的秘密。终于,小川无法自持,紧拉着杜惠的手,充满激情地表达爱意,说:“让我们今晚订婚吧!”

如此直率而坚定的语调,热烈而甜美的声音,使杜惠迷醉的心燃烧起来,从而发出诗意的强烈共鸣:

“好!让我们向着青春般的小树林,向着永远欢唱的延河水,向着宽广美丽的星空宣告:我们订婚哪!”

蜜一般狂热的亲吻,将他俩心跳的心,紧紧地、牢固地、神秘地拴到了一起。星期天,坐在学校的山坡上晒太阳,郭小川第一次单独给杜惠朗诵他的讴歌延安的新作《晨歌》。杜惠微笑着望着他。朗诵完,她就依偎在他的怀里,享受他的亲吻。小川同样受到鼓舞,感到幸福。这些日子里,杜惠又让他单独为自己朗诵过几次《草鞋》。小川深情真挚的爱和他性格中乐观向上的蓬勃朝气,以及他诗歌里那种革命新生活的灼热气息,是杜惠爱他的重要因素,也影响了杜惠的一生。

不久,郭小川如期下乡作社会调查。出发时,为避免引起感情上的太大波动,他没有让杜惠送行,只是给她一个布包,里面包着几本书,一个小笔记本,几页旧诗稿,一个装着两封信的小铁盒,这就是小川的财产。目的是请她保存,并从中了解他。同时要求杜惠,除给他写信,还要用日记写下自己的生活和情思。期间,杜惠忠实践约,断续写了10天日记。如杜惠学的情报专业,校方对其恋爱婚姻有严格规定。为表达彼此关切,杜惠在一则日记中,说她给校长写了封信,信中汇报了自己对小川的美好印象,即询问此事。不久,校长回复说:“郭小川经过锻炼和考验,是好同志,你们可以相爱。”

新年假期,杜惠和小川一道看望吴玉章老人。原来,杜惠于1939年从延安带着地下党员秘密介绍信,化装闯过川陕路,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随吴老等几位老同志返回延安。慈祥的吴老获悉他俩行将结婚的喜讯,十分高兴,除将窑洞壁上挂的那幅大的有待更换的白细布的世界地图,给他俩改做一床大被子,还书赠一幅春联:上联为“杜林深植慧”;下联是“小水汇为川”。举办婚礼时,文艺理论研究室负责人欧阳山、刘白羽,分别作为主婚人和证婚人,祝愿他俩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爱情,互助互励,携

手前进。

新婚生活是生命的新起点,饱含着无限美妙的情趣。然而不久,延安的整风学习转入审干运动,各机关、学校一律谢绝来往,婚后的小川和杜惠也不能相见了。小川的历史、家庭比较简单,没受到多少冲击。而杜惠投入监狱、接受隔离审查,组织通过细查甄别,终于给了她一个结论:“无政治历史问题,恢复党籍,分配工作。”

历时两年零五个月,杜惠与郭小川始得重逢。令小川惊奇的是,杜惠竟毫无消极情绪和怨言,思想如此健康,性格更加热情,爱情更加炽烈,体质也更壮实了。而小川在查无杜惠音讯,又准备随时被派往前方的情况下,其精神上的痛苦和焦虑,记在他的日记里,反映了一个优秀的年轻共产党员坚贞、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这种真金不怕烈火炼的品格,是值得他俩永远引以为自豪的。

“我在新区等着你!”抗战胜利后,作为第一批开赴新区工作的成员,郭小川义无反顾,告别延安,迈步前行。

随后,杜惠亦被分配到小川家乡热河,与他一同工作。在婚后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虽常常各奔东西,然彼此心灵的默契、呼应和对话,使他们始终以工作、以革命任务为第一需要,并作为爱情和幸福的基础。

不是么?郭小川将杜惠写的那10则日记,视为珍宝,从延安到热河,到天津解放、武汉解放、“十年浩劫”,直至他告别人生历程时,都完好地保存着。而杜惠晚年,将他们保留的近600封、约60多万字的情书,汇编成《郭小川家书选》。为了校阅该书清样,年近七旬的她,竟骑着自已的匈牙利造28坤车,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三天行程200多公里。由此,联想到她离休前曾供职于光明日报社,并念兹在兹,深感几十年来报社“党政关爱照顾”,而在为其《恋歌》写给我的信中叮嘱再三,说如“要用”,“我要求校对严一些,希望他们不要有错字、掉字”。可见,这不仅体现了她的人格魅力及其良好的职业素养,也处处闪耀着她与小川爱情生活的美丽光泽。

郭晓惠说,老妈95岁时,在她的“初拟遗嘱”中写道:“值得我骄傲的是:一生未说过一个字的假话,一生未贪过一分钱财……”是的,作为一个慈祥的老共产党员、老革命战士,杜惠以此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底线,并为此而自豪,而珍惜!

“圣洁的爱,将与世长存。”故而,杜惠以其不老的恋歌,献给世人,也献给她那远去的永恒的心上人——郭小川!

怀念父亲的竹编扇子

罗坤

入暑后,气温飙升,风从电扇叶子里吹出来,像被太阳烤过,带着热与焦躁。而现今,风扇已经抵不住酷热,大部分家庭都用上了空调。

可不习惯老是呆在屋里,更不喜欢“窝”空调,恰恰喜欢手拿一把扇子,摇啊摇的“四处游荡”。特别是晚饭后摇着扇子,漫步在林荫道上,迎着微微清风,沐浴落日余晖,让思绪信马由缰,回到儿时尘封的夏天,夏天里父亲编织竹编扇子的岁月。

父亲是篾匠,靠一把篾刀养活我们一家子。除了编箩筐、簸箕、提篮以外,还编凉席、扇子。

记忆中小时候的家,周边全是竹林,是我家的责任地。父亲常常打理这片竹林,经常把杂七杂八的其它植物清除掉,松土,施肥,于是长出来的毛竹都很壮,有碗口那么粗呢。印象中到了春天,春笋蓬勃出土的时候,父亲对它们很是爱护,除非是长得过密,减掉一些,要不然,是断然不会挖来吃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是离不开竹制品的,乡亲们不叫竹制品,叫“篾货”。晒谷用的垫子,担谷用的箩,担土用的篾筐,打猪草用的背篓,采茶用的提箩,吃饭用的筷子,睡觉用的竹席,等等,随处可见。离开篾货,没法劳作,也无法生存。

做篾匠活有许多讲究,竹子不能在春季砍伐,那样做出来的成品容易被虫蛀;不能用太嫩的竹子,产品会不耐用;而做箩筐等物件的包边,则需要用到嫩竹的表层;做活的时候讲究精细,有耐心,图快的人,毛毛火火,厚度不一,表面也不光滑,做出来的篾活不好卖。

父亲把毛竹一根一根搬回家,用刀去掉竹叶,用锯子将竹子按需要的长度锯断,算是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劳作。父亲削竹子的本事十分了得,一刀下去,“啪啦”一声,竹子开了口,就像张开了嘴巴。放下砍刀,用手掰开竹口子,一脚踩上去,再用力一掰,竹子“啪啦啪啦”叫着,一根竹子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一直被分切到半厘米宽为止。粗壮的一根毛竹,被父亲就这样切分成几十根细条条的竹篾。坚硬的竹子,变成竹篾之后,就成面条似的柔软,一甩,就如彩带一般,发出沙啦啦的声响。父亲把那些宽半厘米的竹篾理得整整齐齐,再用刀片把两毫米厚的竹篾削成两层,一层为篾青,一层为篾黄。青黄分离之后,黄色的那根常用作煮饭的柴草。父亲将所有青色的篾片,搁在长凳上。父亲坐上长凳,膝盖上垫一块帆布,左手持篾片,右手握刀,暗用腕力,“嗤嗤叭嗤叭”一片响,一片片薄如纸张的蔑如魔术般从篾刀上滑出,所有的篾青被父亲剥为两层,又是一层青一层黄。

父亲编竹扇的速度很快,那些竹篾在他的手上,就成了一根根听话的柔软的彩条。不稍一会功夫,一把把或圆或方或菱形的竹扇就做好了。父亲编竹扇有一绝活,让村民们叹为观止,父亲用几根事先准备好的烟熏过的坳黑发亮的蔑青,夹在扇面上写字,如“吉祥如意”“恭喜发财”等等祝福语。别人编的竹扇这些字是最后用毛笔写上去的,父亲是直接编在扇面上,很见功夫。后来父亲还发明了把人的姓名直接编到扇面上,由此引来无数人上门订制竹扇,与父亲同时做篾匠的人,看得目瞪口呆。我暗自佩服父亲的手艺,也偷偷跟着学编背篓,可我的手指总是被竹篾划破,受不了这种苦而作罢。

喜欢编竹扇的日子,那种手掌与竹编的亲密接触,让我内心无比安稳;在五彩缤纷的梦中,让我与童年相遇,也让我与父亲邂逅。

繁荣书单

2021年6月

王选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最后一个村庄》

王选著

那拉提草原的夜

张丹

毡房包裹着远古的传说
散落在那拉提草原
像一只只若大的蘑菇

跳了半夜歌舞的人们渐渐散去
篝火意犹未尽
噼啪响兴奋不止

河边不知名的树齐刷刷弯成一排
微风松开它们一头绿发
郁郁葱葱垂挂水面
月光不停地在溪流里漂白

我一头钻进远古的传说
仰望毡房顶漏进的星光
听草原的风动情的诉说
长河落日金戈铁马……

夏日叶成帷

陆锋

我走在晚风中,蓦然回首,一树浓荫映入眼帘。

夏日长,天色虽暮,光线仍然清朗。满树叶繁枝重,如同帷幕低垂,向外一层层漫溢着绿,深绿、肥厚,像一个丰腴又风情万种的少妇。此时的叶,披着一身亮生生的光,挨挨挤挤,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叶绿得凝重,沉沉如盾,竟是一丝光也不透。于是,光只能从纵横交错的树叶间隙掉落,碎出一地斑驳的影。

细细碎碎的光,深浅不一的绿,将那一地斑驳衬托出几分旖旎。

张潮的《幽梦影》里有这样一句“楼上观山,城头看雪,灯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有一番情调”。石楼上观山,看得高;城头观雪,极目远望,白茫茫一片;灯前看月,灯光与月光相映成趣;舟中看霞光,水天一色,水映霞光,更见迷离;月下看美人,平添几分朦胧之美。

有些事物,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看到它最美的样子。

耳畔时有微风过,像是与暮

光捉迷藏。此时,晚霞微醺,天空中几朵淡淡的云氤氲出亮晶晶的粉色,像一张张开的幔,一泻而下。亮粉、浓绿,如印象派画家的脑洞大开,强烈的视觉冲击下掩藏着澎湃的情绪。

天光收起,暮霭渐沉,深沉和静谧笼罩了一切。最后一点光落在枝叶上,叶的边缘染上了一缕暗红。寂寥升腾而起,像是谁在这汪天空中滴下了一滴墨,墨迹丝丝缕缕,缓慢地、均匀地扩散开去,沉静如涟漪散开。树与天空的边缘被浸润的有些朦胧,宛如一副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饱含着江南水乡的雅致和韵味。

风,吹深了夜。夜色如墨,树叶似帷,像是为一天的结束拉上帷幕,又像是为璀璨星辰拉开了帷幕。

空气中弥漫着花的馥郁幽香,是栀子花。它随风摆动的姿态,化成夜的帷幕上生动、妖娆的影。它们摇曳、顾盼,俏生生的风情就随着香气一起发散开来。

低头,鼻盈满花香。

抬头,已是漫天繁星。

花,绚烂;叶,成帷。

夏天,已然是一副严阵以待的姿态!